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七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杲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羅翹遠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七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記十四

以下遊覽

桃花源記

晉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
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
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更得一山山有

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
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
竹之屬阡陌交通鷄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
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鷄相食村中聞有此人
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
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
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

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願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右溪記

唐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底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

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則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為溪在洲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柳宗元

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

迴合則於興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
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興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
洞谷翳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興之宜者也
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陞凡坳窪坻
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栴
之植幾三百本佳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縵幽蔭薈
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陋室
曲有興趣然而至焉者往逞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

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
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
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
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
巔輿乎茲丘孰從我遊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
故書以祈後君子

游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

洲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
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
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
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如丹碧之華
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
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
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
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

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若頽領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田土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

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

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

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鋤潭記

柳宗元

鈞鋤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遊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

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
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淥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
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鄉者非
茲潭也歟

鈎鉤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鈎鉤潭西
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
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

嶮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

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
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鄣
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
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
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
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

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
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巘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
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
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
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
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
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
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

已曰奉一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鈛鉏潭
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
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
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
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
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

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
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栴石楠榎櫟
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
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香
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
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
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柳宗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花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醺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

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
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
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
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為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
若陳筵席若限閭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

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
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即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
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
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
出石城邨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
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道二其一西出尋

之無所得其一步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
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南出堡塢有
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
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
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知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
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
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
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

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
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柳宗元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
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
川東流入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
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
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

鶴山壯聳環立右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
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姥山皆獨立
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
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
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
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
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
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太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

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
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櫟多櫨多
質雷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
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
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
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
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南雷水出焉蓄崖中曰
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蜺脩形

糲酒陰處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
山在野中無麓我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七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記十五

菱谿石記

宋歐陽修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

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為苻
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
謂苻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
人為諱其嫌名以苻為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
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吳時貴將與行
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
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
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

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
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
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
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
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
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
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煙零落至於子
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為富貴者之

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

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急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什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

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
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
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
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
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
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
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
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

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
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
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
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鄞縣經遊記

王安石

慶厯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
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鷄山觀碑工鑿石遂入
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

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
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
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
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
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
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
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舫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
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

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游新城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
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
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
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
俯而啄礫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
嘴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

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睜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
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
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
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日暮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
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窻間竹數
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
突聳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
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

想見其事也

游漱玉巖記

喻汝礪

余飽聞閬中奇山川而賢士大夫最多亦復把酒自慰
一日登錦屏擎舟嘉陵江步至占星巖徘徊縱觀倚老
松卧怪石往往摩腹一笑然是三境之遊須廢吾一日
糧惟母丘氏漱玉巖近在牆壁外乘興步履從小奚奴
直謁賢主人脫衣散髮坐巖復酌酒賦詩相與作物外
笑樂酒醉發狂即呼天大呌曰天乎真不負喻汝礪矣

吾常謂富貴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
怪奇煙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
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
憂愁之思者也吾零落荒山鬱鬱無聊賴有錦屏嘉陵
之雄偉占星漱玉之勝所謂閬之四奇者吾皆得而有
之他日解官視吾破囊無復新井縣一物驅老鬚獨負
四物以歸朋遊故舊從吾覓閬中土物則與飲酒取吾
詩而歌之則是四境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

淳安三潭記

錢時

淳安之西百里有三潭焉在崇岡僻嶠極深處源出昱
領至是始析而東瀉瀑垂斗絕瀦而為潭連三垂瀑而
三潭高下相比上者可一畝居中者尤大而其下則又
差小傍崖石圓拱口收而腹衍如釜勢束乎兩山之間
傾注瀕洞聲振林麓路臨其上撼撼欲浮然而寒碧淵
澄波紋不動聞之故老嘗有輪麻縷垂石下測之者盡
一輪莫竟其底中潭之涯則小山孤起有古祠出蒼烟

老木間下有巖穴容數十輩水溢東出淙淙從亂石中
流去道左片石側立過者颼颼作松風聲曰響石又數
十百步兩崖對峙如堵墻水流其間宛若門闕過上多
怪石其掣然作手形者曰仙人掌三潭之別源當合富
流漿二水之衝有石柱尤奇方廣三丈許從澗底挺然
拔起者幾七十尋上下相直不偏倚蟠松壽蔓夭矯石
斜嗚呼異哉

鴈名山記

李孝光

客問山以鴈名胡謂也予為言長老相傳絕頂上有太湖冬春鴈過入南海常棲止其中居人以為名湖水墮入澗流谷口為大龍湫湖傍有比丘尼塔寺一夕沈湖中至今五百餘歲然猶餘遺地敗址棠梨花數十百株皆儼然成行列土絕膏肥種蹲鴟大如斗長老又言湖水漸浮為葑田歲月寢久陂湖皆化為腴土十年前有僧來乞食因言吾去前年去鴈湖傍依大樹縛屋種菜菰菜蹲鴟以為餽糧獨無所棲願乞金錢作屋子聞之

欣然止其宿問道路何從入僧具言去從靈雲寺南入
山時時過絕險挽牽懸藤偃木以過日初出時上山日
正中僅可到山顛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線白東
面海氣蒼蒼如夜色山上無膏燭地爐中燒木葉葦竹
山鼠來與人相向坐如狐狸大無屋不可居也予愛其
言久欲登之度持二日糧乃足又向乞食僧已去無復
芟舍釜竈貴具當用肉糲糗麪雜器之屬不果往五六
年前嘗一至靈雲寺觀所從入路因往至梅雨潭潭上

瀑布懸空數十丈谷中風起水吹着人常濛濛如四五
月間霧雨亦一奇也旁有隣寺三四區曰古塔寶冠羅
漢石門又有一寺在南山冢與常雲相望路絕高曰飛
泉種種自作面勢皆可遊獨不大爾

暮入靈巖記

李孝光

出靈峯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鴈山信多奇異豈復有
過於此者予為言山之峭刻瑰詭莫若靈峯奇壯渾龐
莫若靈巖峯言銳巖言大也余適小疲倚庭樹坐甚恬

客聞靈巖亟欲往即起促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十里到寺天正曛黑及階舉頭見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累累下垂四傍客脅息不可上如遊魚噏喁以身為浮游在灝氣上也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其面進升堂倚石夾室則旁睨其脇夜分又數數開南牖視之月欲墮未墮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明日粥後由昌上人房下過澗

得小石嶺可五六百步上觀所謂龍鼻水山半橫石作
鱗甲狀陷入石中獨見其脊從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千
丈勢盡乃垂入谷中作懸鼻疑是石髓積歲月化為石
故獨此鼻如瓠大乃紺碧膩滑異他石鼻端泉時時一
下滴谷口澗西有立石長三千丈如卓筆曰卓筆峰峰
傍流泉墮入澗中亦三十丈曰小龍湫稍西飛泉湧出
石罅直上指尺許曰劒峯泉寺以巖名巖又以佛宮壯
之左障獨高且大絕頂上平如塗丹堊是為平霞障諸

峯皆牽聯在障傍其大石如樹旗居障左臂曰展旗其
大柱居障右臂曰天柱龍鼻水又在障右脇間小龍湫
卓筆峯劍峯泉當居脇中

大龍湫記

李孝光

大德七年秋八月予嘗從老先生來觀大龍湫苦雨積
日夜是日大風起西北始見日出湫水方大入谷未到
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從者心掉望見西北立石作
人俯勢又如大楹行過二百步乃見更作兩股相倚立

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屏風而其顛谿行猶蟹兩寅時
一動搖行者兀兀不可入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
圭又折而入東崦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掛着四
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雷霆東崖趾有諾距那菴
相去五六步山風橫射水飛着人走入菴避餘沫迸入
屋猶如暴雨至水下擣大潭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
但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顧大噱先生曰壯哉吾行天
下未見如此瀑布也是後予一歲或一至至常以九月

十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
菴外石砭上漸聞有水聲乃緣石砭下出亂石間始見
瀑布垂勃勃如蒼烟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
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
墨蒼碧滑如翠羽毳毛潭中有班魚廿餘頭聞轉石聲
洋洋遠去間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童方置大瓶石旁
仰接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一倍不可復得予乃解
衣脫帽着石上相持扼掣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

壁上黃猿數十聞呼聲皆自驚擾挽崖端偃木牽連下
窺人而啼縱觀久之行出瑞鹿院前今為瑞鹿寺日已入蒼
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老先
生謂南山公也

始入鴈山觀石梁記

李孝光

予家距鴈山五里近四方客遊者或舍止吾家吾歲率
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泰定元年冬
十一月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他日從小筍用自

惴畫為餽糧食給夕則舍頓牀敷恒衡于吾心而莫得
縱於是盡屏去之獨從家僮兩持衾裯杖屨冬日暄燠
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髣然如浮屠氏腰隆
起若世之遊方僧自襆被者客驟然而笑時落日正射
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
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十人地上石
脚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
着霜正紅始見謂是躑躅花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

真茶醅酒客主俱醉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
栗墮瓦上轉射岩下小屋從瓴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鏜
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
兩榻對卧子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巖下宿也

遊惠上人開西谷記

李孝光

靈峯去靈巖十里而近中路有亭名翠微亭傍夾樹兩
垣路從垣間出過澗行繞北山麓折而南南又深谷梁
石過之復折而西入谷中始見石林如犬牙巖下佛寺

曰淨明過兵焚其廬獨遺壞屋數楹殘僧喜閉門而不
迎客往往過者不復知有寺予久欲遊而不得其間是
日至自常雲將入門僧復拒戶不聽客入即呼溪南居
媼隔戶語僧云是遊山人乃拔去拒門木入弛擔為午
炊吾兒及諸生疲極皆小偃休陳甥腹痛自煮藥家僮
炊未熟予將子約出南戶徘徊往來望屋上山山圍屋
如城府或纍纍然如蜂脾綴下而剝其中淫淫然如燕
巢斜胃而剖其戶顚者窺者仰者歎者羃者訛者偃者

喙者掉者俛而窺者騰而上者如人皆具耳目口鼻而無一相似意此中當有大佳處耳更着屐從屋窻中出上屋上山行二十步復得石橋過澗去子約持杖擊草又得石壇數方皆古人作亭遺趾壇為階二三級或五六級壇相距離皆四五步每一壇上輒見山如人腹脇背尻向背一一不同復益上數步草中尋見石階八九轉一轉皆六七級兩傍夾大石壁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曲池中綠水止而不波泉滴兩崖間如雪消作水

建瓚下注谷中大石上忽憶先子言淨明維摩石室旁
有西谷是惠上人所開絕佳當是此地耳今寺僧乃畏
人知更作屋因相遮以故從窻中出不爾不見此奇特
書之庶無為僧所欺惠字柳下工為五言詩云

秋遊鴈蕩記

李孝光

北從天台來入古東甌郡境上望見西南有山相向立
如兩浮屠遊者咸曰此鴈山門戶也益深入其阻視羅
漢洞東西天柱大龍湫猶人有眉目其八寺皆其肺腑

也僧言其祖首開鴈山為諾詎羅詎羅去遊方時師縣
語之曰若行四方常值勝妙山水起塔立寺花名村鳥
名山則其地也詎羅適行至山下問田間老父父所居
云何父曰芙蓉村又問山云何曰鴈山詎羅曰是吾師
所語我者吾於此乎老矣入過四十九盤結屋谷底面
湫水以居既沒其徒弟子為立塔廟是十八寺之萌芽
也詎羅首所開正得其肺腑今人言春遊天台秋遊鴈
蕩此非言地勢便利其時獨可遊耳鴈山無土闕棗

兩山東澗水人行盡日曲折在水中又多篁竹修長沒人春夏十日九霧霧後行人不見前行人時時遙相語又馬蜚毒物善螫人緣木葉草末風動即着人出血數升獨秋冬時草木黃落毒虫盡去乃可入至數百里山皆在目中無秋毫蔽遮然患遊者匆匆絕佳地恒遠在深谷中不盡見也古人云緊絆芒鞋行一月彷彿見得皮膚耳非過言也呂夷簡焦伯強劉器之王龜齡皆常為大官而能留連山谷中盡發其勝豈古人用此為陶

寫地耶然名為遊者衆矣壁間姓名一一為狐狸貓貉
啗盡獨此三四人者至今凜然有生氣何耶其草多寒
涼藥可用治疽瘍滯下其木多杉檜豫章其獸多猴狙
豕而無虎其虫無蚋蚊而有馬蜚蜚善嚙人以燒竹葉
塗創血立止其居人不為稼穡皆取給衣食於僧云

遊靈峯硯記

李孝光

自石梁南去五百步折而西行過謝公嶺嶺東居人多
謝姓故名或曰地舊屬臨海郡謝靈運為臨海開山適

至此人因以名之既渡緣澗南石路欲登觀羅漢洞於
篁竹窺見水西大石壁下有谷若豎橐子約曰謔此或
一奇也不可失呼家僮扶過澗入谷中見谷口石巔然
下垂如懸戶卷然中抱如壞壁坐其下而嘯如語甕盎
中居頃有人語聲漸近則吾家弟思誠子撫與諸生也
因皆屏從者從洞下入寺未至見道傍有石潭方丈而
深莫可測仰視潭南上有山孤起如偃芝北上有山離
立平地上如駢笋稍入始見兩大石相倚如合掌入天

數千丈從合掌根入兩旁植石闌直上千步乃至掌中
望見山壘中青天如懸一片冰傍設大士一羅漢十八
設應真像懸崖上五百然皆為人緣取持去空遺土坐
如蕪巢棲崖上巖罅泉水下滴唧唧如秋雨鳴屋簷間
令人大呼呼聲繞洞中不即出泉墜半未至於地為聲
所軋則飄吹衣冠草木盡濕家僮戲馳石闌中脚頓道
上石淵淵作鼓聲既下出家僮守橐者私自更守竊登
之顧見主者皆已下即擊羅漢繩牀旁小鐘鐘聲奔谷

中如鸞鳳行鳴半天上倚杖聽不可去憶吾兒時從先
君子來列胡牀坐客洞陰令侍者先登雜吹笙簫擊懸
鐘衆音縹緲鏗喤飄飄客新從他縣來或駭愕不敢上
因大笑以為樂俛仰隔世淒然久之凡山寺僧皆為美
名擬之若龍虎鳳凰麒麟蓮花芝草之屬皆不錄錄尤
勝者谷中恒有雲氣是日又欲雨山木黯然戶牖黝黑
因呼守橐者持橐中筆硯就屋上亭修遊事所舍亭曰
看不足蓋取昔人山前向見白頭翁自道此山看不足

者詩云

卧龍行記

王十朋

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寧查元章載酒來遊時凍
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雜花盛開籃輿
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蘼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
本秀發岩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雨
前已開道人執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瀹茗
賦詩而歸

百丈山記

朱熹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為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壑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澗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為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繞老屋數間卑庳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為

勝水自西谷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為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為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為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其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瀆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

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
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
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南徑斷鄉人
鑿石容磴以屋而作神祠於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
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
呂叔敬表弟徐周賓遊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
次其詳如此而其最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
瀑布也因各別為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

夫欲往而未能者

谷滌記

元虞集

大若巖者在温州永嘉縣北八十里道書所謂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圍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光東啓居焉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暗險絕必旁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以為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石高十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下

匯為龍潭而南出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壽
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
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筍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
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數百丈一曰
谷潞一曰傳崖傳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逸
王玄真者隱此洞其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中
疑之掘得根若犬形者烹食之身輕登白石臺仙去故
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枸杞豐茂異常產來游者皆擷茹

之其後陶隱居著真誥此岩名真誥又嘗煉丹會巖中
夜坐時或望見光煜煜然是丹光也宋宣和間建靈真
宮于巖中元大德四年道士曹淵龍始專居之出私錢
募人墾其山隄其溪水除導其堙蕪得田數十畝益以
己私產悉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治凡屋之當治者幾二
十年而宮事備天子璽書護之俾以其徒世相傳勿敢
有所易淵龍嘗曰上岩後山一里得最高處樵者至此
聞鐘磬聲相戒勿敢動而去淵龍數至其處無所聞然

實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殆子玄應耳玄教嗣師吳道人曰此可銘故為著銘曰若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永闕端鎮巨石陶朱君千百年赤水隱源水葛綿綿曹淵龍修真宮學仙翁萬靈受命斥物恠非有道者勿敢至別敕境勒以吾銘示千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七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_臣李采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吳俊

謄錄監生_臣羅嗣遠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五百七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記十六

遊鍾山記

明 宋濂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吳大帝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是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余始與劉

伯溫夏允中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
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培塿小丘培塿蓋舒王病
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靜修茱萸園齊文惠太子博
望苑白烟涼草離離蕤蕤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
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玉虺搏人或捷如山
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
罷官者裁之遺種至今抵園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大平興
國寺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唯寺為盛近

燬于兵外三門僅存適松花正開黃粉氤氳觸人詩興
予獨出行函道間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上翠微亭登
玩珠峯峯獨龍阜也梁開善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
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
浮圖浮圖或現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
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底出
度第一山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
石其制若圓楹中斷為方下刻二鬼擎之上方書曰梁

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蝸匾法定為梁人書復折而西入
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
書世號三絕又東折渡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嘗
讀書於此院廢更剏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
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來棲
山龍為致此泉今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即屏
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
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

游故名有僧宴坐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桴粥
聞人聲戛戛起崖草中從北至靜壇多臧矜先生遺跡
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逝唯泉紺
淨沈沈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明日甲辰
予同二君遊崇禧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
園園雖小衆卉畧具揉栢為麋鹿形栢毛方怒長翠濯
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掛冠鼠梓間據石坐主
僧全師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

虎近有僧采菴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顴顴有瘢可
驗子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給我挾兩騶奴登惟秀亭亭
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
險予更芒屨倚騶奴肩蹠蹠行息促甚張吻作鋸木聲
倦極思休不問險濕蹠蹠據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
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濶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即
宋北郊壇祀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冢無知者或
云在孫陵崗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慢坡

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憩思欲借網罟卧不去坡古
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不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
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徑至焉大江如玉帶
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
鷄籠上下接落星澗澗水漉漉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
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之擊石為浩歌歌已繼以感
慨又久之傍崖尋一人泉泉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繼以
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可屠側

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群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鈎衣足數躓咽脣焦甚幸至七佛庵庵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即踞泉軒噉衫袂落水中不暇顧三噉神明漸復菴後有太子崖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崖遊菴中僧出肅面有新癥詢之即向采薪者心益動遂舍崖問別徑以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湖洞

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肴核滿地一髻童立花
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賦詩大
噉酒盡徑去矣子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顏色
有異得無有虎恐乎子笑而不荅劉君曰是矣子幸不
葬虎腹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
澄坐至二更或撼之作舞笑鉤之出異響畏脇之皆不
動子與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
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寺雨絲絲下竟不住乃還按地

里志江南名山唯衡廬茅蔣蔣山固無聳拔萬丈之勢
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為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
宗劉勔齊周顒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
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鳥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菟
兒牧豎跳嘯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事
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
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
予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烟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

望哉他尚何望哉

遊瑯琊山記

宋濂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日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啓曰臣聞瑯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瑯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麗偉拔為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

遂自驛西南出過平臯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互雄偉出
瑯琊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
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漢高祖曾飲馬於此國
朝以山麓為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
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薇泉
宋歐陽公修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
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
皆廢唯涼煙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為悵然者久之山東

南有栢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上有五龍君祠焉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暵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厯為作欄栢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濂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鵠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許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澈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商卿

等題名尚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醉翁亭亭久廢名
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燬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堂側有
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
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甚溫是日天陰雪花翩
翩而飄伯清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為濂遊興方濃掉
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回馬者
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向子伋因山為寨植東西二門西
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

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了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磬折黃茅白葦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為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峰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瑯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厯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寫三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新構屋

三楹中間施佛像僧紹寧出速具飯飯客已引觀庶子
泉泉出山罅中幼鄉所發李陽冰所篆銘銘已亡張億
書三字碑亦斷裂卧泉下石巖上多諸賢題名自皇祐
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間亦可辨山
之東西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
重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
像刻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者八人舜臣瑯琊山記頗
不合文體為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巖池由明月而

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厯井井
亦幼卿所鑿沿山腰陟磨陀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
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嶺下有瑯琊洞洞廣兩室中有
一穴深叵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自幼鄉博求勝跡
鑿石引泉以為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
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為尤勝今荆
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物
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瑯琊何限

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之故潛
伏而無聞焉耳且幼卿固能使瑯琊聞于一方自非歐
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
論耶然文公之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
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繹騷
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廁跡朝班出陪帝子巡
幸而瑯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寓之
所致邪因取醉翁亭記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為韻各

賦詩刻諸山石云

遊雲門記

劉基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
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惛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
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為得其中雖有層巒複岡
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
是適意者莫不樂往而余宿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
思一遊而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不得遊明年

春乃與天台朱伯言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以事復止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峯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為山

水之游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況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卞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宮黝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

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遊活水源記

劉基

靈峯之山其上曰金鷄之峯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櫟多松其鳥多竹鷄其狀如鷄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峯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

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
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為四小池東至山麓瀦為大池
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為渠時深不
踰尺而澄澈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
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
中有石鱗大如錢有小鱖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
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鸚鵡黑色而赤
嘴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鷄而滑有二脊令恒從竹中下

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子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
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
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
何蟲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羣
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
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
之也

發自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劉基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
公待子於深居且甚久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
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
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
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
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
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少頃有
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

廡下蓋當山之顛而有水能為池雖大旱不乾謂之靈
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
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
公陶山木禾鵝鼻諸峯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露
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為浮屠所佔豈虛語哉觀覽久之
乃降自前嶺絕磴少憩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
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憩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
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遊者蓋自

奎上人與予始云

遊自雲峯適深居過普濟清遠樓記

劉基

出靈峯循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
為普濟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
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栢幽茂徑路窈窕似不在人
間世問之則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嘗詣
聽講有何脩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
焉其扁曰清遠昔荆之者雲峯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

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
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
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
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為詩詩成又求叙清遠予笑曰樓
之名子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
我不知其孰為清孰為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
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
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躍然曰命之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五百七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記十七

遊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明 王禕

五老峰於廬山為西面即郡治北望峯如屏障蔽其後
違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在焉
余舊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云棲賢谷中多大石炭

業相向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振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寺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附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于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云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開先漱玉亭棲賢三峽橋為二勝棲賢寺於是廢已久

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間法余俾之住棲賢寺既結屋山中乃使來告余游至谷口日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巖下觀陸羽泉乃至橋上俯視澗底亡慮千百尺或云以瓶貯水五升許從瓶嘴中瀉出縷縷下注瓶竭水乃注澗底欲試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蓋謂堅緻壯奇惟班乃能造耳非謂真造於班也距橋北十許丈有大石方整狀如棺橫亘澗底相傳嘗有孽蛟從谷中出水怒湧勢將壞橋時主僧有道行叱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

得不壞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水至是滙為深潭有龍
蟄焉蘇長公詩所謂玉淵神龍近即指此也又相傳昔
寺僧嘗浸甌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甌從
洞庭湖上出甌上有棲賢寺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
也此其言皆誑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屋下法堂
故址也至是五老峰乃截然左出寺顧在峰後日方熾
忽雲從谷中起俄頃雨已至有風南來雨復旋散日光
穿雲斜照峯上巖谷石濕芒采相射宛然金芙蓉也明

日謁赤眼禪師塔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深絕處也棲賢寺實禪師所創道場

開先寺觀瀑布記

王禕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為尤勝或曰瀑布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洞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出香爐峯則為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至余約郡守呂侯肩

興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丈室未成邀坐茅屋中
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
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峯間如
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為重潭潭水出石峽
乃為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從
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
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
泐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

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
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託名崖石未
久人不之識矣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
示現事一公為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潭遽溢盡滌去
積葉墜梗謂之龍洗潭或歲旱禱雨者於潭中輒應回
坐亭趾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為石所堙初寺僧作石
雷引潭水至寺給庖福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
處也徑八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

雷以去而石雷亦半廢明年三月二十六日雨初霽郡
中又無事復約諸公遊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
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布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
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慄不休頃焉諸君至見余獨坐
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瀕洞呼笑聲亦不聞
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窻
接石雷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
一公謂近從後崖下得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

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
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
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
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
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為溪所經也其西東杉松楓
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
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
栗初疑此白石耳有頃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

石漈漈鳴塵慮蕩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出楞伽經示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畧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與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笕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予未起應扣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余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靄猶未斂光

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
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
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為余言開先者
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
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造寺故以
開先名有了崖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
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
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為劫灰矣

豈非數乎

始入華山至西峰記

王履

寓長安新豐丘丈偶談登華山所得且縱吏偕余再登
七月詣丘丈適病遂命其外孫沈生相余騎驢行二十
日抵華陰宿焉黃大使具酒肴待因謂余曰聞游者及
青柯坪仰瞻多自沮以故卒不復往遣其僕慣登者二
人導予翌日業行近山口泉聲琅然稍入殿角出灌木
中僕曰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觀希夷先生塑像熟睡如

生立清樾中諸道士出迎亦言緣險難甚草木交戰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可扶到青柯坪以上則難用矣於是以短衣行滕往沈生健善步跣以行二僕前導傍山對開神意飛動于時宿雲在巔羣峭未出餘烟自旁山上褰朝陽射其端壁立之妙荏苒可得風觸壁鳴簫琴調調而不知其所窮余喜畫相契特深遂凝立四人遠呼而安知予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槭棘翳不見路他轍復相錯稍不謹視則觸面冒髮跣且踏杖攀以進

子素不善步驟登累息必俟定始行時以紙筆自隨遇勝則貌故行視四人愈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沈生知子子策亦策憇亦憇子僮雖不解遇奇樹奇石即報亦頗慧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澗而斧斤聲雜蟬鳴鳥哢泉亦淙淙然如琴如筑如珮環其停滙處澄澈如鏡微漣動搖日影上壁中多紅白礫余盥頰清寒透骨試嘗焉甚甘美勝吾鄉陽山泉幾十倍澗北絕徑處實如柚者下垂僮越險取食之蜚口棄去西轉至小石洞洞

外有石如枰中可參坐坐其上書所賦詩而東巖方洞
適與之對意靈詭內潛遂相率以入僕曰此希夷匣爾
蓋其葬處也棘梗道不得近因疑匣為函恐指所盛蛻
者而俗謂之匣與及上方峯峯直立鐵鑠下垂望峯端
漫不可辨但峯腰雜樹倒懸斜倚而幽意可人鑠兩畔
多小坎從下達上深可二寸僅容履端蓋登則緣鑠以
托足者僕曰上有道士王友巖居惟玉泉一二道士時
裹糧往食之鑠盡處即石罅號西玄門此峯蓋唐玄宗

妹金仙公主駕鶴升仙之地而門則玄宗覓金仙而鑿
焉者也從門入盤折數峯頂始及友巖所居南望連山
不知所止上無雜草惟細辛一方不多產余雖搖中而
憚險弗敢進坐峯根娑羅樹下瞻悵者久之繇峯根北
折度狹徑外則壑谷類也敗葉覆地不生草行葉上不
知穴隆躡空輒仆偶一失脚幾墜崖下偶旅跡幽翳中
古藤鬱屈正躡樹根進葉卒然鳴疑以為蛇也注視三
樵人適從上來余問青柯坪遠近不對唯放歌唱荅而

去出樹外大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僕曰此第一關也
鄉人避亂時每入山壘石絕此予視關內尚亂石旁聚
無數關右二黑石虎踞因坐摹之忽不知四人所在厲
聲呼不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中以戲
此處水深路絕當驀澗瀨澗石叅錯不遠躡過回視其
濶濬衍漾砢衝之態而吾意適永不能以遽釋幾失吾
主澗外瀑布正懸南崖端下激樹幹飛沫成雨點因風
容與久而後墜又百餘步則第二關也視第一關壯雖

不逮而險則過之關內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出返顧
所來則一青靄耳復登頓冥密以行詰屈數百折見坪
綠靄然林端既至乃青柯坪山恰半從入山來悉崎崿
側塞夷者惟此草長過人岡之上有神祠礎餘瓦缺日
正午少饑幸持瓜果餅脯分食之汲祠畔井止渴日漸
熱足軟不可支卧祠前石階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焉
蓋玉泉之侶自西峯還也與之語雖無奇亦善遺世者
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突倚伏出林翳樹者殊形詭觀

殆不能以物擬祠西南則始攀鑱處也置杖草間聞松
風颼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松矣蟬鳥遂絕
詩人謂山中無鳥聲信然鑱曳危石上僕先進余亦攀
過路縈紆並石根極隘瑟縮以行路斷接以木行則搖
少進一峯前嶂不甚峻上天下小所謂巘也無草樹黑
黃白相間上有赤白二圓形僕曰日月巖也復行二百
餘步直崖巔立有短櫺閣崖罅為級如梯鑱旁垂問之
乃百尺撞也級每腐或缺繇級以上先輕躡試之然後

實足過此有類是而愈長者千尺撞也缺腐亦然縱僕
輩欲援何以為力既上凡石之如嶠如扈如歸如呂
者眩視不可數抵前崖徑忽斷崖峻削無可為徑者即
崖腹綴小木如鈎當絕谷之上凡三接始及徑鎧亦橫
綴崖腹余目焉跡未及而先痿矣遣四人前度慮逼吾
後以振也余趑趄握鐮寸進之閉聽壹視步歇半木伊
軋鳴東野登閣尚稱脚踏墜魂吾今何稱哉因自咎
以親枝履此險昌黎慟哭遣書以訣者即此非與半時

許乃得過問諸僕僕曰老君離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
復斗折道松林中翳不見日毛髮聳然沈生謁禱山神
祠懼蒼龍嶺之迅風也既至老木赤立唯東南一枝僅存
微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萬小蛇攢綴蠕動余駭焉貌其
大較因思平日畫樹雖搜奇獵怪致巧寧得似此所謂
畫不神於所做而神於所遇也然而望蛇蜒入雲勢未
知何以處此嘗聞登者言度嶺慎勿旁視視則惡風至
危不可度嶺凡兩折中突旁殺脊背色正黑鏢當背上

並鑠皆小坎亦猶上方峯所托足者二僕先示所以登
余匍匐踵其後以大喘不自禁因四布伏嶺背竊窺其
旁則深不見底但見松頭濺濺出沒蒼烟中萬峯羅拱
向背高低邪正起伏若翠浪洶湧相後先秀不可狀風
颯爾有聲衆籟齊作沓盪奔激遠近胥應憶登者言遂
膽掉股慄不能動去上折無幾視若天淵然風稍止尋進
而僕已過上折矣余勉強進一折日少昃愈熱予裸上
體猶流汗不止行上折稍覺便漸熟故也自嶺下仰觀

將謂頂絕無復過此及嶺端則峯頭挿雲尚未知有幾里繇是筋骨如脫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息四人則相語角健若賈勇於余者時雲方瀟然開合若相背往來四峯端悠颺不已余神凝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輩弗是喻促以西峯尚遠弗稽遂作以行至此則少上皆徑於石鑠從橫罕無鑠者又越五六險始及鎮嶽宮宮在西峯頂東諸神列坐不辨何誰松罅間金碧參差與日爭炫者嶽帝廟也廟後松極森邃風一振之掩苒之形

紆徐之韻繇松端倏爾東驚接之既泯忽又如在及廟
見道士王老師款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然余意
其獨處于荒絕之區無所畏無所悔者非有得能爾邪
徐叩所有則平平焉耳乃知其非實見道而得於寡欲
也窓在西壁隙有光開窓而其居則度之懸厓之上俯
瞰浚谷不見所極唯松頂麻萃斜距窓二丈許峯壁峻
拔自浚谷直上霄外略無突陷真所謂削成者壁上一
松寄之壘間根直下如懸死蛇枝稍正拂窓手可接松

實纍纍余提以斷臂弗中墜下觸石且墜且觸聲如從
甕中來良久始息至是則頽陽向微霞彩漸發倚窓望
西北平田無際荒烟莽然中有渭水委蛇如龍日光射
水中金閃爍不敢正視居之南乃大岡頗類龜背色墨
而粗澁岡下羣峯如攢劒如束筍無一渾然者予將摹
之而嵐靄迷漫弗果東望玉女峯殿正在峯頂雪壁爍
日殿旁有物似人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可辨岡稍南
大跡一岡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鐫巨靈足三字竊

謂力能劈山其足跡僅如此且東峯掌形自峯端達峯底如彼之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理固如是邪東則東峯玉女峯昆季相倚唯南峯截焉獨出姪視三峯薄暮不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袂猶冷視蒼龍嶺裸體其寒暑之異乃爾哉

上南峯記

王履

拂旦起王道士出華山記相示自峯厓洞谷池潭外其宮觀古跡等不可記食已纖雲不痕旭日初吐露未晞

具行滕草屨以敵南岡外皆松林栽入笙簧盈耳屈盤
行林中迤邐漸高境象互異弗暇接將謂地升恍不記
自西峰來也松皆合抱森若筍擢寒不生陵茗唯蘿薜
青青以興松永而樵斤不及余感其得所棲焉行二三
里稍疲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梁外高唱曰南峯
至矣起而前僕曰此希夷避詔巖也余以目昏不敢流
盼竟不知已達巖底因仰首怪狀可愕巖上覆似蜂窠
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波濤蕩瀾所為淡黑津津焉余坐

觀不厭自謂不世竒逢細貌之僅得彷彿西南角一罅
明透可側身入命童掖入之及半見罅外樹梢動搖日
影流罅中明闇稍分上滴瀝如雨陰氣挾罅風撲入巾
服皆潤下濕不敢進僮曰壁有刻字四行不辨何字余
眊亦弗之識繇是自巖底北旋嶢兀中度小樅又度架
枝代樅者三若波舟之所搖蕩古樹一根拔卧壑上闕
道勃窣踰松上過得真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記晦菴
翁謂本北方玄武宿非實有此神設為形像以神之耳

余謂乾魚朽木題以大王居士便能威福此何足怪從
祠畔上磴扶石闌轉峯角皆石版布道闌外臨絕谷試
微瞰怵然神懣閉目低首倚壁始定峯南上下壁削亘
東南皆闌也異焉伏石版下覘蓋鑿壁成堦以疊石置
闌面之中竅石以入則所謂朝元洞也深可四丈廣近
之高又倍焉純白如雪中設三清像余問主者嶽師師
曰昔賀老師營此四十年雖鑿焉而不敢碎石下墜墜
則雷動龍潛故也自爾且鑿且運功未就而師亡繼以

其徒甫就洞外西數步師又穴石版鑲以下達西轉則師之避靜處也沈生等躍然往觀予待二時許還曰穴之下則鑲雙垂鑲盡則版道也穴道相距不知數十丈石杙挿壁以當其中絕鑲下至石杙少息復絕至版道又少息然後攀鑲西行數十步漸高又數十步始及避靜處回視版道則載之銅杙之上而銅杙則挿之峻壁之中外雖有闌木久多腐必鍊是賴掩其振搖石杙一銅杙十七竟不知作時於何所置足欄之外下見松頂

如灌莽在杳冥中師去此幾時其室其爨所猶在然非
憑土憑於塊石之突崖耳室畔石窪不深水則滿豈師
藉是以食飲者與石之西則別巖也巖類俛首形遙覆
室上上鐫全真巖三大字填之赤色然上下俱不可倚
豈人履虛而作之邪吾初躡版道知有版道而已奚暇
他及既至而得其所以始不知止於何地我輩壯年恃
力不少怯今精奪於此矣去洞沿故路東行降八九折
緣磴復升巨石錯峙石分處如甑下視類井底黯不見

物然兩木倚石可下僕曰安真人肉身所沈生率三人
下觀及還談真人坐石龕不壞具衣履如生人抑坐逝
處邪躋石以望見峯嶺羣松如沃峯背類覆孟麤毼如
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此已趺甚足不吾許殆
及嶺憩龍潭旁掬潭水頰面潭有三深淺不等深者不
過二三尺僕言雖大旱此弗枯志稱頂有池生千葉蓮
覓之不見不知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繇此非與最高
處一松孑立余倚松望信乎諸峯羅列似兒孫矣雲適

生從玉女峯東峯兩間出倚風作嬾態歛突然北涌似
巔崖狀既而復還漸慢於松巔不動如憩而山北所見
皆漫漶不可識意彼或仰瞻吾固在雲表也青蓮居士
謂呼吸氣想通帝座非此而何尼父登泰山小天下彼
果及此耶既下又東行五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翰
具美有渙而為氣氣運而為精精變而為神神化而為
靈等語因愛而再誦忽祠畔二小鳥下上峯壁不鳴青
灰色頗類鵲鷁尾稍短不知其何名岳師曰此鳥相與

久矣飯熟則乞食於我食已則去或寘栗掌中亦躍以就啄師年八十五矣兩目俱昧然往來祠洞兩間陟降如睹非有道者與不然安得人鳥相忘如此

過東峯記

王履

繇祠北降而東取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尾芄芄然聞人聲矍視不復動僕輩拊掌激之越樹去行二里所至山祠入觀焉山水畫滿壁頗似范寬家法而渾不及化老君殿中居楊師迓余謁之師出果茗松花粉

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為贈蓋卷栢之屬而不屈者
雖有松栢名不過石上小草耳卷栢亦以萬歲見稱於
本草則知二物固皆槁而不死者矣大松蔽峯清悄幽
闐殆不可為情然過青柯坪來多松惟白楊一二間之
每風韻松林揚葉作策策聲如按如節彼吹竹彈絲敲金
擊石者其近與偃仰是間意味未減貞白殿之東則
東峯盡處也下望平田襟懷灑然遠近諸山相闕於烟
蕪雲樹之表黃河漸近東迤如帶潼關岡壘積蘇於河

濱遐覽未周雲條陰漸黑平野皆晦予疑南東向立颯
颯然自西南來萬松皆鳴松實交墜日斜透雲罅出雲
影漸北逝遂散余與沈生礫松實啖之索茗茗於師以
助其勝稍南一場突出松底下磴跡之得石室焉曠朗
可容四五十人都竈溷所等舉不敞今惟一人居之禽
聲不上青柯坪雖因於高寒而亦因於無養也聞是峯
可玩日於天未明之際而糧少不敢居唯問師仙掌何
在師指在峯側而玉女峯可迫觀於是別去

宿玉女峯記

王履

降而西二里許東折漸上至是無磴多倚木枝根石間
代為級皮脫滑不可登五人相與推援以進凡二十餘
處則玉女峯頂也嘗聞女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食
松皮八年始火食或枵腹坐即大雪七日不粒亦無恙
竟日夜弗卧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見予起相揖笑
曰此中罕聞人聲君何來之異耶余告之故就問其入
山時則三十有七歲今已七十有二歲矣自云一生無

病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甚健固知其有養也
引余步松間風適來激峯壁直下如箭尋松林度壑而
去相與立隙端因指西峯東面窅隆如蓮花謂余曰此
正西嶽蓮花峯也安有峯頭玉井之產余至玉女殿道
玉女所繇觀洗頭盆蓋石上一員坎爾水紺碧不乾集
仙錄稱有五畝不知何據之殿右觀韓姑姑遺蛻遣僮
撤所障亂壁啟棺蓋窺之殆如初歿者楊氏曰歿幾三
十年矣雖稿不腐以杖擿其足亦不僵有道者乃如是

蓋楊氏師也大石如龜殿正坐龜上而楊氏石室則藉
龜腹為之覆繇殿前踰石梁北眺崇岡廓然然狸豸不
能進岡半有大壑焉楊氏曰唐玄宗禱雨拋簡處也下
通黃河恐或然爾復旋至石室前指以迫觀仙掌所在
余與四人循東峯北行斯須林斷豁然乃東峯之西北
壁而玉女峯之東北巖也巖西勢如鳥喙距東峯不遠
上峯下縮瞰即魄褫處小松一生附巖側不見根出
巖上者三之二中無鱗而光僕曰此捨身樹也游者抱

樹數匝則獲福予僮聞即抱之轉不休峻過乃止巖正當仙掌可察遂坐憶王涯仙掌辨謂峯有五崖北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偶為掌形俗傳則曰巨靈擘剖掌跡猶存余因思涯之所辨似得於傳聞未嘗如吾之迫觀也殊不知膏出于壑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五崖北壑破巖而列哉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

掌為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皆膏溜之色也此掌外惟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峯西壁近於楊氏之石室者色狀與此掌溜痕不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為異而不稱耳雖歷代碩儒詩賦同然一辭於巨靈之擘而不之難也將暮假宿楊氏石室中再請所有惟答以待盡而已余知其閉弗強也歛有光如燈度室在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預豈記所謂昭明者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定力矣與沈生步殿前以

待月二更許光射萬松中碎影滿地風颼颼然自三峯
來清固不勝寂亦難處因退寢夜半大聲疊陣如濤轟
然欲釀雨懼糧絕竟不得翕目迨曉風幸息趣具飯下
山至都土地司僕還指南峰端如練者曰水簾洞也以
昨之弗知小立祠畔以聽杳不得所聞午及青柯坪覓
所置杖亡矣然降比登頓易步可與四人敵因思宮殿
林木得全於上者險是賴耳然不知鐵鑠之所經始路
何以識人何以登也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紙絹者展

轉相承指為某家數剽其一二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
紙絹之外其神畫有如此者始悟筆墨之不足以盡其形
丹碧之不足以盡其色然是游也亦非紙絹相承之故
吾矣箕踞石上若久客還家而不能以遽出也三步回
顧五步坐乃於我乎見之雖知毛女峯鄰於上方而不
識其處僕言王刁三洞山外之西及玉泉院則日已在
西南隅矣弗果往嗚呼生太華之方繇太華之側古今
愛遊者亦每以難險自畫雖少陵枕籍闕中亦望焉而

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不偶也却說謂山
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年不意中得此行
雖構一遺井而秀拔之神雄特之觀亦足以暢夫一生
之拳跼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竊意未得至此恐
未可謂之會心余向子平之累已畢而遐蹈未能者以
母氏之頽暮故也掇其大都以志奇遇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七十六